

诗以言志
文以载道

毛泽东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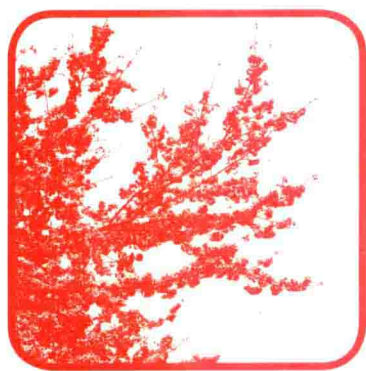
1949
—
1976

文艺生涯

陈
晋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毛泽东
文艺生涯

「下卷」

1949
|
1976

陈
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以言志
文以载道



才华信美多娇，
看千古词人共折腰。
算黄州太守，
犹输气概；
稼轩居士，
只解牢骚。
更笑胡儿，
纳兰容若，
艳想浓情着意雕……



范仲淹的两首词

一首《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此件卷

歐陽修的兩首詞

一首自蘇軾進

也。秋

碧色之天

色。秋

色連波上雲

映斜陽天接水

情更在斜陽外

鄉魂追旅思

除卻好夢與春

酒。明月樓高休獨倚。
酒入愁腸化作相思
淚。

一首（漁家傲）

塞外風景異。

陽雁去時。角聲四起。胡笳三弄。風色

高。怒。連天。亂拍。胡笳。三弄。風色

煙。存。日。孤。城。寒。鴻。

子母愛人，使人不厭讀。
 懷約而味兒女情長，豪放
 而味同嚼蠟。鐵板重之，
 都令人厭倦的。人的心情是
 易變的，有所偏但仍是海派那
 所謂複雜，就是對系統一人的這
 種矛盾對立的成份，不足為一而足
 可以分析的。同的婉約而為

兩河在三清起平人時喜氣
 而喜氣之時喜氣之時喜氣
 然是一條。睡不寧者喜了此
 江中看後給李祐看一
 月。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恰。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像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传·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小奇同志：前读筆記少說或別的事
 話，不知知章。今所屬翻全信語，
 後加了較詳，可共一閱。他長安辭歸
 (註明)年已八十之歲，其子被命為雲稽司馬，
 因不相識，此兒不是他的兒子，
 而是他的孫子。賀知章在長安做了數十年太子賓客，同明皇
 有君臣而兼朋友之遇。他常推薦李白於明皇，
 可見其快怡。在長安幾十年，不會沒有眷
 屬，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有一女，他就變
 成被逐也未可知。他信以為然，也可此處弄着。但
 一個九十多歲像齊白石這樣的人，沒有親

第五部

重塑文坛

二十四·开国放歌

二十五·新领袖与旧文事

二十六·在《武训传》批判前后

二十七·开火：从俞平伯、胡适到冯雪峰

二十八·『胡风事件』的变化

二十四 / 开国放歌

1947年3月，在大兵压境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古城。

刚好用了两年的时间，他用延安换来了向往已久的古都北平。在撤离延安的那一刻，他似乎就有一种自信，开国的曙光仿佛已经从弥漫征途的烟雾中探出了头。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出没于黄河两岸，在陕北沟头和华北平原，全神贯注地指挥着打仗。头一年里，他率领着一个小小的司令部，骑着一匹大青马，或拄着一根竹竿，行进在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横山、绥德、佳县、米脂的塄埂沟头，指挥着一场上千万人参加的战争。

这一带古属“秦塞”。站在高处举目四望，凸凹不平、寸草不长的黄土山峁，在阳光的抚摸下，犹如布满老人额头或深或浅的皱纹。看不到边的皱纹里，藏伏着历史的智慧、生命的力量、民族的苦难，又似乎酝酿着千滋万味的浓酒，被毛泽东一股脑儿地喝了下去。这浓酒起了作用，使他在枕戈待旦心神不宁的日子里，骑在马上找回了一种高雅却久违的感觉。那就是在长征途中危急时分一再迸发的诗的情感和想象。停歇了十年的“马背诗人”诗笔，终于在1947年挥洒启动，接连写了两首五律。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五律·张冠道中》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五律·喜闻捷报》

这两首诗是根据作者晚年整理诗稿时，工作人员留下的抄件公布出来的。不知为什么，作者生前没有披露。

《张冠道中》比较纪实地描摹行军途中的景致和感受，但显然是有意识地汲取唐人边塞诗的意象，颇类似于秋漠朔气、秦月汉关的“大漠风尘日色昏”、“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之类。有人认为，其中一些意象是化自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对读原文，颇以为然。唐人边塞诗开头往往是一身建功立业的豪气，而结尾时又难藏思乡的“边愁”。毛泽东此诗以“恍若塞上行”一句顿住，不再承接古人余绪。

《五律·喜闻捷报》写于1947年9月29日左右。起因有二，一则适逢中秋佳节，一则得到彭德怀率军收复蟠龙镇的捷报。但笔调类于杜甫在“烽火连三月”中写的离乱之作。“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直是杜诗的化用，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则别样珍贵。于战乱中直白道出“家书抵万金”般想妻念儿之心，在他的作品中是绝少见的。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欣喜之状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甚至畅快设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毛泽东的表现则是“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儿女之情陡然转向风云之气，回到政治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家和军事家的本色。

在陕北转了一年的圈圈，1948年3月，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新旧的棉帽，坐在一条小船上渡过了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有意思的是，他骑的那匹大青马在渡河时，从渡船上跳入黄河往回游。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为历史留下了一桩轶闻。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席卷千里的战略反攻。

他指挥打仗，用的是笔。用笔写电文，写文章，写报告。有意无意之间，他的笔下流出他的散文创作的第四个高潮。“五四”时期在长沙办《湘江评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办《政治周报》，长征初到陕北一段时间写的大量文言书信，都是他的散文创作的丰收季节——如果我们对散文概念的理解不是那么狭窄的话。

要说明这一点，不是难事。只要我们翻一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就一目了然了：

《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1948年9月3日）

《我军解放郑州》（1948年10月22日）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1948年10月31日）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年11月5日）

《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1948年11月27日）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948年12月17日）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

《评战犯求和》（1949年1月4日）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1949年2月1日）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1949年4月4日）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

毛泽东

文艺生涯·下卷
(1949—1976)